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南京翰林院

掌院事講讀學士

周敘　邢寬

吳希賢　黃瀾

章懋　羅倫

王徵

孔目

劉教　蔡羽

何良俊

山陰張爾葆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刋行

目錄終

南京翰林院

翰林侍講學士周公敘墓表 南京 高穀

學士諱敘字功敘姓周氏世世爲吉水人家素業儒由七世祖應龍下第進士登鄉貢者後先相望有直宋寶謨閣上疏論賈似道奸邪元授龍溪貞文兩書院山長公六世祖曾祖也祖觀由子貴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以明經典教邑庠生佐邑教化及入官至兵部職方員外郎公生而歧嶷賦性穎悟五歲知敬讓十一歲有燈下客圍棊兵危將不危太平無事日車

焉華山西之句衆咸異之永樂間以學經中江西鄉
試榜合試廷試皆寘前列入翰林爲庶吉士承　命
作黃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翰林編修毋病封章
乞歸省　仁宗念以愛親之故特許馳傳南往再乞
封母氏有司援例以父爵崇不宜授乃陳毋老疾狀
辭甚切遂獲所請舉修　太宗　仁宗皇帝實錄及
君臣故事書成賜白金織衣綵段旌其勞陞翰林修
撰丁內艱歸修宗譜及始祖祠家政錄又修鄉約所
言大略取法藍田之規酌鄉黨之宜置正副各一人
每朔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從遊者多所成就復修

宣廟實錄正統初命司春闈考取士得人充經筵講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其盛首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材三事天旱上疏言敬天恤民雖本於人君實在人臣能修職與否分祀南嶽致澍雨之應主考京闈鄉試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修宋遼金史纂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唐詩類編應 詔言時政六事曰新政務擇守令獎風憲嚴操備重邊政革積弊復言謹始安邦八事今 上皇帝正[illegible]上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一曰開經筵諭臣僚明賞罰任將帥專委任慎選舉通漕運增屯種厚耕桑限僧

道公豐法廣施褎其意以爲　天子建中和之極成
紫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於是復上中與太平
十四事一一勤政親藩新治復邊修武安民考校專人
憤科舉黥精漕修書薦賢尚廉其辭多引諭以致諷
深得古人告君之體　上嘉納其誠批答褒美公亦
自感激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金陵有妖婦身
青紋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
接踵公獨不往曰物與妖非祥且當遠烈可賀耶嘗
謁汴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宋忠襄楊公等四
神座列實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卑

下如此也捐貲爲倡搆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爲之記其先世嘗有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爲正統遼金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　朝

詔許其自修公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厭　志銘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公寬傳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爲州人自少穎敏力學不輟永樂甲辰廷試初以孫曰恭爲第一太宗皇帝以曰恭一[曰恭]字耳及見邢寬二字甚喜遂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與修仁宗實錄宣宗實錄賜金織文綺成陞侍講正統戊午復修歷從五品俸已未同考會試尋引疾家居上言民情十餘事丙寅召至京命復任事丁卯考順天府鄉試景泰壬申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署南京國子監事景泰五年六月卒遣官諭祭寬居家孝友與人交

終始不渝且虛已坦衷於物無所忤以足疾不良于行故不得久于內朝云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公希賢傳

吳希賢舊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唐屯田員外郎祭之後希賢幼敏異登天順八年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時同年李東陽以敏贍齊名遂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冦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尚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耶進修撰陞左春坊左諭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卒於官希賢性豪邁負奇氣於人少許可兩考會試所得多俊偉士爲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俊奇崛每條友會集累數百言可立就人服其敏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碑

林俊

文章漢劉楊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　國朝文明以止昭回下飾潛溪東里嗣照而聯聲迨天順甲申十八庶吉士之選盛矣蕭與者陳常卿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溫純爾雅公瓌奇跌蕩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丞雷雲翻山而雹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峯回海立公直欲相長雄無畏風稜孤峻不屑取雷俗嘗其意略分忘年間有未愜

意氣衰冷言語爲之無味以故斵收巧化率無公銜名官幾三十年僅一與實録金紵之賜由檢討而修撰論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朝論滞淹以久始侍讀學士署而南君子以爲得立官之介公雖文字職業而决擇内定宿所知與無閒賤貧每長篇短章伸紙立副自他時有干購必覈事是非人望實可否不爲執除赫儀幣豐腆易素君子以爲植巳之嚴其修實録也要人子寇者賂僾其父半詞公曰苟爲是負所學負　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子以爲得持論之公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儲公瓘庵

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汝賢吳自沈漖
徙龍峯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再封南京
侍讀學士母黄有内懿與配朱俱封至宜人公事親
孝謹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歲時致倖金
文綺食品之奇猶愊愊然厲心曲於弟以爲親嗣竟
之内未寒而家遽落平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惠
本必閲之盡然猶洒未忘情于鄉國特愛思有以忠
之公爲予止三月竟以知舊復勸勸復飲弘治戊申
予赴滇南公載餞我於龍灣舟次泪油油若弗勝嗚
呼詎意是訣耶已酉五月二十八日也壽僅五十三

訃聞　孝宗愈儒學之臣優以祭旣之三親亦長逝
谷淸恭世之莽子彰符彰武彰忞强爲力今惟彰薰
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二曾孫某某復始錫類將有泣
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公文章爲莆立
幟名家落落擅響者誰與假之年又可知也昔人論
退之元賓之至謂不在壽夭之間夫元賓之才其誰
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帖帖然文宗之席惜公
亦爲莆山川靈氣惜也位遇請極其將誰許詩序而
文之碑銘曰莆始自唐文昌發祥日杲星寒有曄其
光豹躍龍翔鸞鵠停峙公起詞垣嫡宗是祀蘭臺芸

闕披神役精奏彼金石羣喧寂鳴公時舊學亦古良
史侍直　帝旁然生於美物不尚全才名忌盛並收
兼容　天子之聖維世孔縮維名孔修維生以弗剛
維後之收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黃公瀾傳

黃瀾字源績號壺陰少治經業工力倍人於詩經子史無不徵涉與鄭瑗爲文字友齊名膠庠成化庚子鄉薦卒業太學爲祭酒丘文莊公所器名益重從遊者常數十百人傳録其口授語彙而成帙名爲資講傳布四方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毋終復起供職甲戌同考會試充　經筵講官進講論語尚書每講末必含規諷有戒佚遊遠佞人等語　康陵改容嘉納轉國子司業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以疾乞致仕卒瀾學問淵承

儀度閑雅平生寡慾無㬥妄於仕進亦不數數然

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大夫

華公察墓碑

王世貞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按胄殷宗錫胤公族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鼎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播遷於蕩蕩世埶黍稷爰有資榮公父奉政府君息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恥以眚顯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匯時惟廣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秀長不膺立攬玉塵以齊潤客談鹽漿把銀海之渟瀅人許阿堵誦收三餘之黔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

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衡
藩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秋苑則田巴之屈
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左之珠競靈
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騏駿誤蹶追風驚取一鳴
獻無再刖竟登南宮上第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
輿吳郡陸君浚明更擅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
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于
之分錢通則管鮑懸分氣投則逖琨讓舞九畹齊秀
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
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嘘甫上欲灌之詆訶先入

陛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舳艫飛雲義絶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襆被遂以疾予告棲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之分割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掾武庫遷佐職方蓄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觧告痡國減冗耗遇恩覃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母鄒爲宜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講同異首以舊學兼采時望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俾仍五品祿竒奏最之辰遄理三考遷次銀緋綰曳之美徊徨弗居博望清華之遴選逡廵若畏詻美擕謙

特聽所守尋與校　累朝寶訓實錄　宸章之柄烺若燭何假青藜天祿之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服充使者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誠自繇然明之却賄鴨水傳爲盛事馬韓載在稗史公既嫺婉其度加以長慮浹識故太傅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爲知人適有怱怱之陳薦公堪寄端右會詔青宮已齒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臣謂公酣酌不當備輔　天子外仲諍路特寢新除仍顧輔臣出李啟事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備

耶且以酣酌加華某何異謂黃門爲宣淫坐閣伯以
闌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兩賢之
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蓴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
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朝命棲遲東山自
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
而復見迫府君黽勉北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
南畿鄉試貝玉走不脛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
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
公陳公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華出
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

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

超拜侍講學士擢留家而南素澹宦情更涼物態冥

鴻超路之旨默授流言青蠅點汚之談翻成知己乃

以微詞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懷養志　主上愍其

情不之强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夔夔齋慄

不改孺子之慕蒸蒸克諧遂成太和之風俄而奉政

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居有踰濬沖之死孝溢米

時進親慈爲之祝噎雞骨支牀門故虞其毀性亡何

又丁邠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域茂

樹楸檟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阡方斯舊

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社樹之蔭百尺黃河之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聊以足志四姓之炊煙待煖羣稚之孤煢托儔取若囷廪寄之社席役助資匱之畝里搜伏匿之凶洄藪多潤乎蹄涔爲漁豈安乎竭澤下　於取予歸節豐約因心雖連雲之量革爭寒而二盌之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自如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策也木屑竹頭陶士行之瑣算也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家埒素封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丹扆安張長公之退節時有佽相假賜環而爲釣復邁倖帥指推轂以求脂甘語

猝至危機隱括有爲公動者公知不關閒謂所親曰
昔人有投璧於水以明非情惜所與也吾守先人饘
粥之遺而捐以塡狹邪之壑乎且使白首嫠婦丹屏
衡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依相倚帥相繼淪敗
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健迅步若士之
狎雲霄柔肌絮顏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令簡度清
貴室絕二八之媵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下應門鮮
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主之蒸嘗千里裹糧手故人
之訃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猶知誼有攸當至
於齊相脫驂未收殮石之感孝標著論不免到溉之

嫌情意所安毀譽為汰公既杜口朝事遠跡世途取
亢寂寞之鄉長王樵嶢之色偶周行墓所顧眄松栢
泫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各言爾志
陸生慷慨衷華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
寧無小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
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殊忽忽
叔子方侍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歸見之喜
動顏色沈痾少平迄於改鑽竟不府損飾巾待期綿
平太丘之度易簀就正儼矣子與之啓大怖將臨熙
怡若寐小斂既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

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七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苑西院東行紀與巖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卷東壁藏書之授春客雅麗爲宗一壑三徑之靜蕭遠玄旃爲主雖褦襶帝人倫膾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慙竹素而巖居一集迴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襲右文之景雖未竟其虹攄于陸之儀僅徵徵於鴻漸使際廣代則巢皐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栽東矣寢疢之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少者累某採蠟以娛游目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秀人埋靡朽夫

子可瞑庯及授空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海珊瑚隨
而告枯鳳歸弔烏鴉雛以之從逝修短迴絕衰榮不
植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
思澤未零音徽就杳進不能請字褒於公朝退不獲
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里父母子
姓詳具於左銘曰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體退
不近名譽史東觀授書西清議以譽伏樂將痒乎三
事步武一書投削蓬心廟廊華邸丘壑天與真貴人
豈廉爵畢力温清戢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用
必取羸施必歸澤內衆千指顓馬若畫環公之鄉爰

諮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爲政奚其[illegible]肇我
徵在昔身隱焉文君子修之必達必聞材足奢取事
誠盈忌不朽讓一達尊居二隱几委形超然曷累追
契千古聲施來祀

羅修撰倫墓誌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
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
尤盛武岡教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
曾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倜儻
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
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
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
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
師時之書里師令遍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

先生皆已成誦嘗教燕則摘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嘗曰學登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賙之〻生謝弗受豪右肆侮妹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

丁内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醎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誓爲一孝子庶無愧吾母兒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

於天今乃至此柰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
而出時殞殭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而招老人
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
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
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
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眞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
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
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
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准
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

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䟽
牘敢諫爲大教將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
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
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
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寫文
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學遺以棺乃斂明
年召復修撰嘗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
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於我也乃改南京
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
子秋抵家臥病若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以

便覩日庶人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倣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寒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乃於金牛山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密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衆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易簀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先生素清儉自

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及無斂襲具乃取敝幃以斂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暎極貴傑助以棺嗣子迎柩歸葬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噬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脉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云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闡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眞如浮雲

邁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歿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容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己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益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枏榦櫄梁桂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某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𡊮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謙道義相契真異姓伯仲也

惠與先生俱以戊子謝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桀桂自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遺事

先生旣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李公勸以文辭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皁隸錢自是

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覯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讞之先生遂得免

薊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紵袍先生服之入僉年過一丐死於道傷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尭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

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困甚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翰林院檢討掌南院事王公稌墓誌銘

蕭鎡

君姓王氏諱稌字希稷泰和城西里人其先金陵人也晉太傅導之後南唐時有曰崇文爲吉州刺史因家泰和自是舉進士者累累曾祖子與號竹亭洪武初　召說書稱　旨授福建照磨副以老辭曾叔祖子啟仕監察御史歷崇慶知州歸老於家二先生俱以博學宏才望重鄉郡陶然詩酒自怡有二妙集行於世祖伯貞辟廣東按察僉事歷瓊州知府改崇慶有惠政於瓊尊府則吏部尚書公也母陳氏尚書公

以上三世考皆　贈如尚書公之秩妣皆　贈一品
夫人母封如之尚書公七子君於次爲長自幼開爽
明秀而端重禮度六七歲在小學讀書數過輒成誦
命屬對應聲而就稍長從明師授詩經經傳子史百
氏凡經指畫即了其大義先生長者皆異之時瓊州
以內艱家居尤愛之甚教之醫君藉通焉既而曰學
不可遂已也乃與梁氏昆弟素同志者曰叔車叔莊
攻苦記覽爲文章日有程度如是者數歲學成鄉之
大家爭禮致爲塾賓訓誨有方生徒推重久之尚書
公繇翰林進春坊君往省視聞見益廣造詣益深歷

然名勸縉紳閒是時梁氏昆弟皆先後入仕君以邑候與楚薦授泰和訓導毅然以師道自居日率諸生坐齋中摭宋講說雖寒暑不懈諸生樂君教翕然相與化服之數歲所居之齋忽產芝一本三秀諸生以爲瑞是秋鄉選其齋中者十人秩滿陞南京國子博士時祭酒陳公敬宗以嚴御下僚屬少違其規範輒面斥之君滿三載無纖毫過陳公深加禮重又三載上天官念母夫人上章乞歸省許之終考北上吏部請陞加例　命未下祭酒與節以缺監丞請遂命君陞翰林檢討署監丞事監丞以繩愆爲職君雖主嚴

毅而以寬厚行之曰盡吾心而已生徒微候出入或饋致白金爲禮君戒門以絕自是人無敢干以私吳公聞之歎曰古君子也三年考績將還會南京翰林郡學士卒衆擬舉君未果吏部言之　上遂命君仍舊職掌院事天順改元尚書公歸老過南京君迎入官舍不許留石城門旦暮定省戴星往復者凡再旬間謂人曰我雖官七品心恒自足若得乞身歸奉二親吾願足矣又三載當考績適母夫人卒於家尚書公書至啟封太慟遂奄卒北上以訃聞特蒙優卹遣進士鄭膺營葬祭君同載南還過淮有感哭過哀加

之暑毒因病至揚州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二疾革時教授彭倬視之謂曰吾必無憾第未送父母不瞑目耳啟其篋惟白金六兩舊衣一二襲遂買棺以斂君之少也人謂瓊州與郡尚書公在　朝當以門地自貴於此時君方躬韋布之行汲汲以問學不足爲事及入官始終不少變或謂尚書公清文倬節見知四朝專職銓柄而君歷儒官三十年未嘗一進顯秩在公議有未厭者不知此君之所以爲賢也正統初御史掌道者得薦舉於是王裕薦君堪任風憲比南京翰林缺内閣諸老薦君任院長公皆力沮之而君亦

學言風憲吾所不任其他顯秩奉有命焉然則向昔
公謙慎以及其子固人所不逮而并君恩能底公之
志哉

南京翰林院孔目學古劉公斆行狀

楊　廉

公諱斆字于學別號學古姓劉氏世爲吉之安成人宋初有曰紹賢居邑東之竹江八世祖懷古值宋衰隱居教授與須溪劉會孟爲文字交高祖復初曾祖尚賢祖伯武　國初赴賢良徵沒於王事以子貴累贈至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父諱實宣德庚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仕至南雄府知府居官三十年凜然冰蘗之操事載廉吏傳暨　國朝名臣言行錄公生而篤厚穎異飽聞庭訓弱冠學大進所與遊處皆一

時英傑歎經授業歲常滿門領景泰庚午鄉薦再屬於禮部及中乙榜司訓武昌至則嚴立教條終日衣冠坐齋署改課說書無間寒暑諸生貧者量力周之欲娶無力者率衆助爲之禮居五載丁南雄憂服除調武進其爲教不異其在武昌也歲戊子考試順天解首寔出藻鑑程文多其手筆極爲同事所推讓滿九載提學御史陳公選署其考有有學有行之語奏改陞南京翰林院孔目歲出納俸糧無慮數千或勸之以利羨餘者公遜謝之冢宰崔公恭常造之見其服御如寒士嘆曰父子清白世所難也每過司徒陳

公餕必延入久坐務然香盡一炷曰得領淸誨爲益
多矣未幾懇乞休致時年五十有七及歸以養母教
子爲事壽以子推　恩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有司舉
鄉飲輒禮爲大賓年踰八十耳目聰明步履如少壯
考終之先一月遍詣先塋拜辭時尙無恙至病中口
占一詩益言平生苦節至老亦不改也越二日坐而
觀化實弘治癸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距其生時永
樂丙申三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有八公性孝友遇高
曾而下忌日必哀慕終日期功之喪必旬日蔬食先
世所有悉聚以蔵之弟姪嘗置祭田於祠堂所修

嘗每讀史至忠孝節義輒掩卷嘆息至爲之流涕與彭文思公並早有文名甲戌春試人傳會元出安成兩邑博士吳某謂人曰果爾必劉某彭某既而屬文思而公竟下第一日彭文憲公座有譚廠命者文憲日以劉先生而不中進士信有命哉及請老司空劉公宣以文贈之謂古人激貪起懦公其近之都御史武進王公沂武昌徐公鏞皆門下士徐公語及公必泣下王公揚歷仕途以清介著其爲師弟子兩無愧焉公詩文字畫必法古晚年日取四書讀之嘗謂聖賢之言句句切於實用所著有尚書句解墨莊聚星

曆陰陽卜筮皆能旁通頗嗜風水墳墓居宅多所自
相子二壬丙同舉於鄉壬沭陽知縣丙連舉進士有
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由御史歷副使提學關中

南京翰林院孔目蔡先生羽墓誌

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爲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傳掌　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顯然在人耍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記先生雖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叨銜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

因頓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逵其先家
陳留宋南渡時秘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
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
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大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朗
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
年十二操筆爲文已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
諸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
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而自信
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已出見諸論著奧雅宏肆淵而
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微尚纖縟既而溯游曼庚一歸

雅馴曉更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肎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厲頓迅誠亦高敻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所詣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爲程文以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爲式而先生試輒不售屢挫益鋭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于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格亦不

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南京翰林院孔目何公良俊傳

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縣人以所居自稱柘湖居士少與弟良傅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傅舉進士爲南禮部郎良俊偃蹇場屋不售久之貢入太學當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院孔目良俊故負勝情喜南都山水奇麗日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會趙文肅公來視院篆一見相契合引與深語良俊談當世之務亹亹然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後王諭德維楨至待良俊亦如之每出遊必挾與俱唱和篇章具載集中二公既去不樂與錄錄者處輒棄去其學

無所不窺下筆波委雲屬千言立就於金石古文書畫詞曲精於鑒賞卜居金陵十年始歸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友齋叢說三十卷書畫銘心錄一卷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吏部一

尚書

陳修　詹同子徽

吳琳　張度

侯斯　翟善

杜澤　張紞

蹇義　郭璡

王直　王翺

何文淵　李秉

姚夔　尹旻

李裕　耿裕

王恕　屠滽

倪岳　馬文升

許進　張綵

陸完　王瓊

山陰張汝懋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

吏部一

尚書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廣信陳公修墓志銘

解縉

余奉詔纂修太祖實錄觀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衆庶咸見而四方高傑之士雲合響應輻輳而爭趨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盛哉至歲甲辰即王位而渡江取吳平定廣信陳公修太祖之尤注眷者也是以首擢理官典繕律令

定兵制

宗寬厚而有節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制之大者唐世府兵之制稍爲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部郎中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相資之意遂爲萬世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墜塗炭光甚大將練兵屯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擢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大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繁簡貴賤疎數遠

近覽嚴課功最寶賞錫黜陟之類皆公啓之未幾卒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予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畎畝之中誠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勳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術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

吏部尚書詹公同傳 子微

王景彰

詹承旨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元奎章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舉茂才異等爲郴州路儒學正遇亂因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歲甲辰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上學待之還京授國子博士遷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七月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七年五月命致仕勑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羣英以圖至治凡二紀於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

爾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任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及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訖無少息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趨走之勞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丙午年四月庚寅

訪求遺書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

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吳元年四月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近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詔以直學士詹同爲侍讀學士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御史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辱之存待大臣之

論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
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
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
講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
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
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
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
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
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
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洪武六年正月 上謂

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六年四月丙辰以詹同為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自

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右趙壎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同纂修鄉貢士黃昶國子生陳益賜等謄寫　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卽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

濂等又言於　上日曆緘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
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
傳於天下後世　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
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
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
入戊午　上詔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獻
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
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
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
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

遷命凡祭祀上香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爲僉都御史詹徽等製衣　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僉都御史詹徽爲左都御史　洪武十九年七月　上以左都御史詹徽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以太子洗馬詹紱爲尚寶司丞紱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徽之子也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以詹徽爲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

南廱志　黄佐

詹同名書字同文後以字行徽州婺源人四世祖青命以武弁挈家扈從宋高宗南渡官至武德大夫殿

術統制其後脫尺籍與編氓伍曰安知吾子孫不有
以文學興者乎至鼎生同文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學
有俊聲府元學士虞集弟槃爲蒼梧尹見而奇之妻
之以子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當
世名儒以經術名世而同文天資俊爽見題卓絕能
盡造其閫奧至正中舉茂才異等爲郴州學正還覲
寓寶州仕陳氏因占籍武昌甲辰王師下武昌遂來
歸
上厚待之暇則與之講論經史同文占對不窮
上益加禮重及還京師除博士屬中書省已而集功
臣附于於　內府命同文敘之更其官爲國子博士

其僚友治一經者猶不能盡通同文乃能淹貫羣籍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爽敏涵揉濬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時與 上同遊每應制有作 上未嘗不稱善也歷遷考功郎中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始 賜名同更以同文爲字嘗訂正音樂進所訂釋奠樂章下太常用之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歷吏部尚書六年爲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甄別人倫鋪張神藻爲朝野所推服後致仕卒同操行耿介始終清白所著有海天集天衢吟藁其子徽仕至左都

御史兼吏部尚書父子世爲冢宰亦薦紳盛事也

尚書吳公琳

黃佐

吳琳黃州黃岡人世爲詩禮名家父應謝勤儉好施教於其鄉號西山先生琳性資純篤力於問學通毛詩小戴記王師平陳友諒　上方徵用荊楚名儒詹同薦琳通經學古且能文章遂召爲國子助教與同並教胄子才藻瑰麗琳因議同至於商確經義亹亹不倦則琳所長也每過　上聽政之暇有所咨詢輒進嘉言天下陰受其賜後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克振風紀及蒞臺國課以辦已而入爲起居注獻納益勤進兵部尚書方試京闈髦士有司以主文請　上

思琳優於經學遂命琳與司業宋濂柄其事及撤棘衆謂得人洪武六年改吏部尚書錫之誥命有學術經濟踐履尤正之褒與詹同迭視部事琳尋以老致仕既家居　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儿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上益重之

吏部尚書張公度傳　　黄佐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木冠將有相者見之曰山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要縣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講學益進洪武壬子舉於鄉計偕如京師會罷科舉　詔選賢能補憲職遂擢監察御史度以樂棠振一時洊勤務持大體　高皇帝重之時諸勳臣邀倖帝率多恃勢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著爲之屏迹嘗建議立張巡廟於歸德州以勵忠　上咸俞有司舉行擢知蘇州治張士誠故官爲府署有司以爲言　高皇帝使

度儀之度往變姓名爲日者入吳縣學官廉其實畢
奏聞　言或言度在吳縣學宮每師生會講度就食
惟分其餘以故人益不疑而事情益覈　上聞而深
器之尋誅儀輔諸郡守擢度知常州府治政公勤人
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
向學禮敬謹然大興前郡守何用修公廨建庠序祠
宇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爲病治行爲
儀輔第一遂召爲吏部侍郎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
數十餘事　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進本部尚書
凛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懲

嘗獲微譴閉戶一昔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爲人清謹有用世才鄉人尊之以爲有崔清獻風流云

吏部尚書偰斯傳

偰斯字　應天府溧陽縣人故元嘉定州知州來附王師洪武元年授兵部員外郎本年擢尚寶符寶郎三年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遣斯齎印封之改尚寶司丞仍以祝文往幣祭其境內山川使回稱旨月侍左右四年出知太安州六年陞河間府知府俱以才幹著而民亦不擾九年入為戶部郎中尋陞戶部尚書本年調山西左參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書二月改禮部尚書本年以年老致仕

吏部尚書翟公善傳

雷禮

翟善字敬夫直隸揚州府泰興縣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伏誅命善署部事善於其職稱　上旨特陞吏部侍郎仍掌尚書事命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涖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　詔刻行頒布中外五月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

門見欽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槩縣陞於州州陞於府府陞布政司等衙門及王府長史司託故不給由者治罪其各處布按承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選取三年考滿役日無私過於雜職內序用有私過者則充吏十月

詔祭酒胡季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善除授教諭等官二十八年實授吏部尚書一日　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宇量宏闊他莫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凡合　上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命工部為善營第於

泰與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況未報涓埃何敢當此　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夙矣善家成稍　上欲兒之善曰戍卒宜增貲可以臣微例　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正月以事免

吏部尚書杜公澤傳　　　雷禮

杜澤山東青州府沂水縣人洪武中以文學授沂水縣學訓導二十年侍臣薦其經明行修召陞司經局試校書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爲府設詹事少詹府丞等官輔導東宮侍從講讀每進講畢時凡　帝發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字四夷恩意大經大法皆得與聞進澤詹事府丞澤朴質持重言動不踰禮　上嘉之於二十九年正月特陞吏部尚書首定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正從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入覲官員奏請定奪其存留者俱引至御

前刑部及科道各寮責科劾怠職之罪一時譴責者免皆出　上命及宥免還任各賜勑一道以申飭戒其已往一歲一朝之制俱革三月賜高麗布一疋會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劣分隷六堂邇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　上令魏國公徐輝祖及禮部翰林院官同詣監考試仍令澤以次錄用毋使淹滯三十年正月奏定考覈等第先是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爲滿至是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洽其事實於在任三月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其各王府官與護

衙首領官例不考覈三月　上令澤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次其等第授教諭訓導其不中者則除州吏目三十一年正月定考覈府縣首領官法凡是各府州縣首領在任三年及九年考滿考不備駁者發充吏役至此乃令首領官不分在任淺深但不稱職俱發充吏三月續定吏員出身皆以九年考滿出身或在京兩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二考在外兩考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從七品出身椽史令史典史并內府衙門吏正八品出身二品衙門令史從八品出身典史正九品四品衙門司吏正九品出身四品

衙門典吏五品衙門司吏典吏書吏俱從九品出身
六品至九品雜職衙門吏典都察院吏典俱除雜職
其撥歷亦從衙門大小而均分之其吏員考滿不給
由丁憂不起復其侍親等項託故在所已經官府問
斷仍充吏役者重歷三年斟掌銓慎守不欺本年四
月以年老致仕

吏部尚書張公紘傳

鄭曉

張公紘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紘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公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右參政陞辭 上賦詩二章賜公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公裁定夷民爭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謫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朕者討平西南夷命

官撫守爾公實先往任今五年言由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闕下奉命公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修官考第高下公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公及戸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覩時政有戾舊制者直言
厭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公出遂自經吏部後堂
死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

定蹇公義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薨於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衰病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　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所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定遣某官某賜

祭而官其長子央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余爲銘余與
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
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以啓益士竒益多
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
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以公貴三代皆贈榮祿大夫
少師吏部尚書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
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
般哲時爲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
日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宜成就之而公不煩程
督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

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輒稱　肯而數見奬賚初

名瑢一日奏事畢問汝寒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

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

驛歸葬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

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

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

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

復之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

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
不忘建文者頼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
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
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兼之而輔導責
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論皇太子率諭詹
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
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
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
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　體孜孜
無倦不動聲色而事頼以濟賜誥以其官仍封爵並

代滿九載賜勑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有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

公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待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

象笏及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
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
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
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公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怠所以望公等者甚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
褒蹇忠貞印賜之而賜勅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
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時修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
監修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
考之初繼奉命監修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

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征邊旣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敕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益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益以褒德云賜新第於文明門內寵錫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 今上

宣朝宝十年

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忠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稱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爲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

吏部尚書郭璡

璡直隸新安縣人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爲卿佐倚任　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年二十四咸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時修武當山宮觀命璡董其工事竣轉吏部左侍郎尚書蹇義輟部事　宣宗欲璡爲尚書大學士楊士奇以爲吏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未幾璡九年秩滿卒陞尚書與選有方正統中言官劾其有私遂令致仕至是卒年七十七訃聞遣官諭祭有司營葬璡雖少廉名然爲人朴實有量行事安靜未嘗

有急遽色時稱其忠厚長者云
宣德五年晉尚書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
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
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
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
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補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
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
引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
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為理宜引罪乞改過遑老
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泉是公言

疏上盡留諸大臣　李氏藏書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直神道碑

銘　　　　　　　　李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贇仕宋爲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輿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爲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事去傾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時　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内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黄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愼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爲皇太子愼選官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

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勑皆以屬公又兼
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
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鈔
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
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
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涖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闔部
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璡
去位詔以公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
歷再歲有無頼不得志者以選授事嫁禍於公給舍

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正統巳巳秋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
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
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
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累疏求退不允天
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
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
忠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賜之
給驛舟以歸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
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

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釆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於世天順六年

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為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
復令有司營葬事

王文端公傳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
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
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已已 駕親征北虜公率廷臣
疏諫止不聽 命留守京師景泰初虜乞遣使奉迎
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
諭宜絕虜公言乞遣使勿貽後悔 上色不悅諭諸

大臣曰朕初無意大位者曾過謂朕宜令奈何異議于少保言天位巳定孰敢他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耳　上曰從汝舉臣出文華門内臣與安出呼曰

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對公面發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虜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十六年留意咨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遇不如意事輒誦

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郎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雖涉諧戲要切中云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僕耕時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嘗言西揚不欲我同事內閣出理部事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皆與文進文

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發文進之書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讒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譏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眞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吏部尚書王翱傳　　永平志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翱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謫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亟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摘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擬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

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翺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翺乞用一人　上用翺明年猺平召還臺是年夏升吏部尚書初翺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

敢戰戰亦不力朔至諸將庭叅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朔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濠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悄指走朔益簡練卒伍賑䘏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軋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克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主朔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北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朔威望已著諸蠻聞朔來大懼朔將兵威推誠撫論盜寇止息酋長信向朔皆言蠻戎撫綏各

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釋騷之患翱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翱翱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翱問賢何如人翱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翱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翱面可否稱翱先生屢乞休不允翱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時翱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

吏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即位免翱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翱薦用翱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顧緩急得力以故翱推轂北人為多至姚夔又反翱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翱功名損於禮部時翱端方强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

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翔不忍加害南陽晉曰皋陶言九德王翔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彭惠安公質翔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子岈世官錦衣副千戶

遼東指揮孫璟者以瀕闕鞭戍卒至死其妻女相繼哭之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後璟為名將

少傅王文端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朝廷

恩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乃自兩廣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大夫以得人相慶

英宗復位時眷遇公加隆賞賚以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神道碑

曹欽反夜執李文達於東長安門斫傷其首血流被面奔公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也殺他人寧殺我賊素敬服公因謝曰豈敢傷長者

耶遂上馬去李得釋

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在官吏問有無備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權豪勢要有所囑毅色拒之詞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爲怨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仇之地耶 行狀

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尚書忠清爲 英皇所任信嘗孫以蔭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儻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術未爲一誤中選則妨

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
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戴輔某公某妻公夫人
甚愛女每迎壻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選我
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怯者
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瞷白公公大怒取案
上器擊傷夫人出罵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
不調公爲都御史與大監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
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改督兩廣太監泣别贈大珠
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賂得之昔 先皇頒僧
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

知其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敝襖中紉之後遞罰太
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貧康若
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買二子
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
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買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
珠宛之封識宛然　梁鳳編

吏部尚書何公文淵行狀　章綸

公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祖德元考景宗俱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淑人公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郤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哉識者歎其不凡永樂初選補邑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營家事夜則刻苦讀書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巡按山東發奸擿伏吏民畏之　仁宗即位命考四川吏治公察其廉貪而黜陟之其風裁凛然貪暴往往棄官去時

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祿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所部軍討之昭遣人訟冤公移檄止所調軍具以事聞於 上遂直其冤經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笑而卻之宣德改元正月奉勅清理山西戎伍無有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僉察南京戎政推公復承命以往因有條奏 上皆從之庚戌 上以蘇松等郡任郡守者弗得其人命大臣各舉賢能者時都御史顧佐薦公知溫州府公至則視

民之利病政之得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旣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公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富者得幸免公度其貧富高下列爲籌籍而民獲其平溫地與金鄉盤石等三衛隣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爲凶暴凌轢

有司假制小民公吏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溫取供御海味果實供饋煩苛公措置有方民不病而事集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公任寮屬集耆老與工料董其事不一二月叙無勞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柴某以巨舟取寶西洋諸國迫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其貨送京柴聲勢燄燄公處之裕如他政事有不便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興修明條制使吏有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居數月政化大洽山

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治鄰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為辯其曲直咸悅服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大姓兩家故有怨成為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塚其屋成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反今以五百人之衆不服追捕逃入於山林必激變又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為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人謂公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

壬子冬十月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於見道其子間道懷金賂公於旅館公慰諭卻之過客聞其事者因稱所舍處曰卻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如公與八人受命爲守未幾月政聲燁然聞於京師至是

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先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乎璡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奬勞錫宴於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之者甚厚公既復任感　上寵遇知無不爲化行既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於民郡中無事黃堂閴然暇則詣庠序進諸生周旋等講論

經史疊疊忘倦又召生徒章綸入府親自授業未幾周旋畀狀元及第章綸弟進士今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名出仕有廉名公之掊教居多歲旱齋戒禱於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川盜起羣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乃於要害處設官防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公詢知賊據烏風洞為巢穴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渠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平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

丈吉巳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貴等恐必欲置所執
者於死公抗言不爲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
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於郡公召其鄉長老諭以兄
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秪緣花底鶯聲巧
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朱良觀兄弟感泣退修親睦
之行是歲五月浙江布政使黃澤以公治行聞於朝
宣宗以璽書奬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下而
禮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
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
送者萬餘人塡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

稺耋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裘疏食處之怡然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祭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百官廷議公辯析利害衆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後辯繫者之冤不可勝數又命與獄瀍掃囹圄夏月則寬其桎梏正統元年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私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爭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朝議遣公經理京畿八府荒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入貢謝罪羣臣

復請討之公上書大略言麓川一彈丸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一闢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與琛入貢若或冥頑梗化則相機剿絕如此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邀功邊徼者倡言征之便卒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兵疲於奔命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衆始悔之辛酉六月旱詔公審覆在京罪囚多所平反凡可矜疑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者言

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
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制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憲
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令於律條之外又
加其罪況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輳爲盜者多
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頗多四方往
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時公以疾屢
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勉留之且擬
大拜公以疾力求罷 上乃許之旣歸杜門不出惟
課童僕耕墾教子讀書而已己巳八月 車駕北狩
郕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於家旣至以爲吏部左

侍郎時貴州蠻叛議討之公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之遂至作亂乞遵舊制仍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北虜也先請遣大臣迎　車駕還京廷議不決公倡言於衆曰此事雖十上章不得請不可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羣臣詣闕力請迎鑾輿南還公與有力焉明年陞本部尚書惓惓以進賢圖治爲心而好惡者不一公知不可力求退避三上章始獲命致仕既歸杜門養疾絶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者輒使人謝之竟卒

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諸子曰吾嘗爲溫守溫
民戴吾亦深今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
死神氣必歸溫矣越三日正衣冠而坐索紙筆書口
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公晚號鈍菴奏議
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
皆行於世

吏部尚書李公秉傳

青州志

李秉字執中曹州籍宣德乙卯領山東鄉薦第一丙辰登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有兇豪爲民害官莫能禁秉廉得其狀卽捕治之因被誣下獄朞年事白兇豪伏狀其名遂起歷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陞郎中出督遼陽等處漕運再理宣府糧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叅贊宣府軍務請白金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具奏都督紀廣叅將楊能怠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因取回

別用科道連章言屬憲糾劾踰邑未辨曲直焉得以
撫給之言而改罷　上命御史練綱給事嚴誠往勘
果切責能等乘復奏准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
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又
奏都督過興怯懦無謀及叅將方正黃具都指揮王
良孫安陞官貲宅之罪　上切責良等而以宅付代
者癸酉有達寇邊牧廷議擊之乘援姚崇不賞邊功
以息邊釁遂寢虜寇以標掠男婦來易糧米朝議每
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乘如數與之奏罷叅將
孫安薦周賢又以張林代江福士論以爲得人皆條

陳邊務其目曰設武備以畜將材恤孤老以廣仁政
增衣糧以恤貧寒減縣治以汰冗員汰冗員以節邊
儲專守備以固城池委將臣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
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謀停造作以
安人心修城池以防擄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
以益邊餉悉允而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有
福之於家者天順改元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
其甚者數人餘皆懾服戊寅遷大同坐累去久之召
復職掌南京院事甲申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
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歲當考察舉劾無所避

公論快焉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虜
至戰於鳳皇山俘獲萬計無何建州虜酋董山作亂
仍討平之師還特賜一品服勞以羊酒成化丁亥拜
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秉素剛直不阿居
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以監生雜冗倣古
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以還人多怨望大臣有忌
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其處事乖方遂落太子少
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
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秉被劾時六館士願不
試以贖秉聞溥責乃止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

卒年八十有二秉居官介然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人人得親尤好施予所著有公餘江南雜詠雲中集歸田集諡襄敏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
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姚公夔墓志銘

商輅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卒
計聞　上震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恩典甚厚
公諱夔字大章號損菴先世居汴宋南渡從家桐廬
族敦詩禮代有聞人曾祖淵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
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
肴皆贈夫人公生而頴異一歲失怙中着夫人極力
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就外傅已

毅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從楊長教璵李司訓伯璵受春秋晝夜淬勵通貫經史爲文雄健有奇氣下筆滔滔數千言李嘗語人曰一夔足矣正統戊午舉郡試第一會試副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琬一見知爲偉器少保南郡楊公溥尤加賞異因遣子婿從學公間游劉忠愍公之門劉許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八事謂脩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愼選風憲寬恤勑之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教職於便地多見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

公朔鎮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立碑於廟丙
寅持節冊封晉府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爲
恨號慟屢絕居喪盡禮服闋復任已巳 英廟北狩
國勢危疑羣臣勸 郕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
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
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衆議戰
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
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 勑宣府遼東令總兵
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
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

春廷臣交章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刑部右侍郎階
嘉議大夫時刑部規矩廢弛公一以嚴肅振之獄無
滯囚壬申改南京禮部奉勑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
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尋賜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
父如其官祖妣妣淑人妻封淑人丁丑春正月　景
帝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
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上疏
懇請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夕與予
議定遂歸與王夫人決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公屬
予具本稿有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毅然舉筆於立
上添一復字時同官鄒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
議合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延至十七
日早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曹吉祥弄威權勢
燄可畏公視之如常亨憾其不附己乘間譖公南京
禮部　英廟素知公爲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盡
驛召至京　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
有眞定守以舊賄敗亨挾勢屬復其官同列附亨者
令擬准纍來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
判此纍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癸

本選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公詳雅敬謹明於典書

上深嘉之甲申冬　上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

寶楮成化乙酉　上耕耤田幸太學皆從公所請寔

賜有加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闒

三月進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公率

羣臣上封事其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

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怠於宴安肆於逸樂

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

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

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上嘉其言尉諭甚至

丁亥正月錫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東靑公言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寳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西阿叱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先綱常

典禮　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彗見公辭職不允己丑會試公為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公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庚寅雨雪失時公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發之事以冀感悟辛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寶楮是冬彗出公上疏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

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
事宜往往不爲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
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
目前也　上是之命禮部郎會議行公自是憂形於
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
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　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
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公丰神秀朗器識
宏偉言論侃侃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毎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
正直弗徇如古周勃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

富所存[illegible][illegible]堆稿一十卷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諡

恭簡尹公旻墓誌銘　　　李東陽

吏部尚書尹公既致仕十有八年卒於家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勑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保諡恭簡賜之誥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旻字同仁世爲濟南歷城人曾祖諱均壽祖諱得名考諱宏舉鄉貢累官泉州知府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夏祖妣虞妣姚皆一品夫人公七歲知讀書稍長下筆數百言正統丁卯以府學生舉鄉貢第一連擢戊辰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已巳

授刑科給事中景泰間値國多事屢有建白皆傳正義天順丁丑遷左給事中英廟見其儀觀魁偉音吐洪暢欲大用之尋擢通政司右參議轉左參議己卯早遣祀海岱山禮成而雨庚辰持節封安南國王盡却餽遺國人歛服辛巳王師有事於陝西公出總軍餉有白金彩幣之賜壬午丁母艱癸未闋召至京師擢吏部右侍郎成化己丑遷左侍郎歷王李姚崔四尚書皆日代此位者必公也壬辰漕河壅滯公往督官運事遂集癸巳勑拜尚書命侍經筵戊戌加太子少保賜玉帶麒麟服己亥加太子太保累進階至光祿

大夫勲柱國甲辰加太子太傅公久掌衡鑑博采公
議不爲私橈天下翕然稱之有姦吏李孜省者貴幸
用事嫉公甚會公鄉人兵部郄郎中襲坐累補外諸
武官奏留之因肆爲媒孽罷其職而落公太子太傅
仍爲太子少保又詗其子事搆成大獄再削職以尚
書歸公不自辯列惟引咎自責而已今上御極孜省
既伏法乃吐實於官諸黨惡者罷黜殆盡而公壽考
終命克膺褒䘏非獨復其故物而恩禮有加焉然則
世之以仇怨相傾擠竭計盡勢而不爲後地者亦何
益哉公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泰禮記每經銓注

雖爲人小吏閒數年猶議其名時料人壽夭成敗屢
屢多奇中故其退也士大夫屢興薦欲起之而公亦
老矣惜哉公生永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
癸亥九月十七日壽八十二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古潛李公裕墓誌銘

張潔

公姓李氏諱裕字資德別號古潛系出唐崇賢館直學士善之後世爲江西豐城人祖諱仲止考諱端明以公貴二代皆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熊氏妣周氏皆贈夫人公自髫齔頭角迥殊稍長入學官才氣過人嘗讀書東樓夜半有紅光燭空鄰家譟驚失火覓之光乃沒景泰癸酉夙興詣文廟值微雨天未曙忽二人擎籠燈自前來迎公恍然莫測比至學無所見聞者異之是歲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選權河南

發石亨書

道監察御史天順戊寅英廟在御奉命陝西時宿將
全積公建言選將練兵汰守令安流民等八事皆報
可定遠伯石彪冒功首虜廷命嚴實彪叔忠國公亨
以書通關節公焚其書曰媢權臣欺天子吾不敢也
亨嚴實亨果大怒値其敗得免於禍庚辰自陝回都
御史寇公深方得寵眷待御史甚嚴公英英不少屈
嘗有指授雖出上意亦堅執不從然上知公守法亦
不加罪癸未擢陞山東按察使先是屬郡死罪二百
餘人或經十餘年未決公至悉爲磨勘親鞫之平反
得釋者無慮過半青州大峴山有寨七十二民避徭

役及殺人爲盜賈伏其間公往督守吏捕繫渠魁寘之法其逃者悉遣還錮其逋負自是禍始息成化庚寅憲宗皇帝知公政績久次乃擢陜西布政使下車甫餘月進順天府尹郎古京兆秩而往往迫於權貴事多掣肘惟公屹立不爲搖動至於省物料寛鋪戶樽約惜薪司夫役禁奸人不得投獻田土皆有實惠於民府入給引鈔貫歲計若干故事爲尹所應得公悉損廉悉辭之以充官用既已總督漕運缺員以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當其法久弊生皆起於軍官務竟交兌違期閘河阻淺之故公剔其弊而更之歲

運不稽漕卒亦樂於趨事辰秋河至南旺湖以及淮安西湖堤舊用木椿捍水糜費勞民特甚公檄郎中楊恭主事郭昇畢所費易為石甃西河之民至今賴之在淮揚六載每歲秋赴闕會議所建明皆興利除害事戊戌冬丁外艱壬寅起復至京留署院事癸卯進右都御史時風紀稍緩公慨然希蹤前輩欲如應公佐李公賓所為者臺省為之蕭然甲辰以疑問謫南臺丙午考績至京陛見既退朝上諳近侍曰李都御史好官員也遂留為工部尚書居無何拜冢宰蓋先是銓曹事多脫誤至是以公任之實出於宸斷也

公感　上知過精白思報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二侍郎偕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於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填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人丁未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黜幽公謂選鈍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貸愛惜人才之意其盛迄今不變一日太監覃昌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先時選官本入　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

近日 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多不敢干之自
今人即與批出行之其見信如此一日周宗伯謝司
空與公同俟朝周曰昔尹公在吏部深惡江西人不
使居華要今山東進士選科道京職者何多公正色
曰掌銓法惟至公廉無罪悔苟有私弊不但負朝廷
其如天下公議何二公皆歎服是歲 憲廟上賓
孝宗皇帝嗣統公連疏乞歸家居獨處書院終日兼
坐以經史翰墨自娛公門坊市不著履跡先是廷試
進士兩爲讀卷官晚歲兩遇恩典進階一品性素儉
朴每食不過肉一味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爲

求所著三朝奏議七卷雜錄十卷東蓀倡和詩一卷
歸田訓一冊山東雪冤錄一冊藏於家南臺史抄政
事略餘力集正家條約辯誣錄刊行於世年八十八
卒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恪

耿公裕神道碑　　徐溥

公諱裕字好問姓耿氏其先出眞定之東鹿有諱昉者仕金爲平定軍宣武指揮使遂爲平定人高祖諱仕元國子伴讀遷大寧路推官妣呂氏曾祖諱承祖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妣康氏贈淑人祖諱嗣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妣和氏贈夫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淸惠妣徐氏封太夫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資稟特異承淸惠公爲一代名臣家庭之間漸染有日故公年

少卿有大志景泰癸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於外公侍母太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就試遂中其選明年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丑清惠公再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旨出為江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既而丁清惠公憂服滿改定州成化乙酉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考禮部會試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乙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擢吏部右侍

郎丁毋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本部尚書俄改南京禮部丁未 今上即位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戊申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十七歲公儀觀豐偉鬚髯若神器度弘遠人莫能窺其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公不堪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民者甚多在國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年幼者奉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閱之嘉歎及擢

崇止覲王賀朝

夷卻貢獅

吏部益慎其職適有執左道以登顯仕者庶共鄉人故公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鎮靜持重論者以爲得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崇王嘗乞請京師朝賀詔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況茲儀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四夷貢獅子公言買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自宮求進者紛然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銓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

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宜絕之弟偉任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公故緩之曰吾家當如是其無所私如此士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幸一疾遂卒矣內外咸痛惜之公嘗以闕輔儀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者會議於朝必持正道不阿狥人意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之公退獨居無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為有清惠公之風公卒之後　上念之賻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權文恪而當其孫爲中書舍人

吏部尚書王公恕傳　　王世貞

王恕字宗貫陜之三原人少治易傍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權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覈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且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糶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擇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文學行

鄖襄兵攻

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聞授行名諸生褒衣講說論撫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擢人稅畝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嶺猺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爲左以各庫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月剽攻殺略而礦賊亦不時發時設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擒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

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卽抵死衆肅然亡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母憂歸卽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覈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寂旱不相宿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允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 上爲之蠲賦有差例入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擄擅

商貨而縱橫邪道間妨糧運且及彈奏數事惓惓民
力　上爲之下詔敕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
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
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
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
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
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詣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
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
市棡截還恕廉得之遣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
銀鑛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贓飛章露劾能私通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瀕别爲私郵以通滇省會
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
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
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
因盡發能貪黷縱肆諸狀　上不得巳名能歸安置
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
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
未嘗各一橐無纖毫增掌院之未幾參贊南京守備
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獨將之占役者一
卒不得走私門嘗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買非奉

江南憲政

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預不使怨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怨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怨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爵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怨不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若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粟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綵彩及貢獻花木俟爲請賜獨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

減稅
賑貸

罪不
貴人
之罪

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綱及刻絲袈裟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綱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

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翫因而張皇聲勢按括宮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洶洶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貪縱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

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
妖僧繼曉比而葢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　旨下
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怨言京師祀
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
有奸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
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　上
難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遷俊黼南京怨因是
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々報可天
下益服怨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
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怨疏果至至爲謡曰兩京

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天子亦
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
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
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　上
崩　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之命
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
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
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
事官恕吏部諫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上特
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

是特恕侍經筵特酷暑督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講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進慕說之而 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鼐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 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 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亦豈熙豐時也 上復優詔留之乃

止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
爭之　上與辟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置恕謂
獨置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鼐故嘗以經筵
譏恕者他亦謗謗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
引所夢為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　詔獄欲
坐槩妖言律論斬而鼐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鼐皆減從戍陝西巡按
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
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

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愼之將來耳　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糺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年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饈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遵闕之有目見聞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責循据
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
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
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
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　上特慰留
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强得無行
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
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悖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
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
非有怨於　先帝者卽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　先
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造此機
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
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
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
君也傳若行有家傑聞之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
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

之奮言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
貞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
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
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
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
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
在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
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日覩
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
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絲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啜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巳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人視之瞑矣訃聞　上爲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隳其聲

太宰王公傳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三原人軀幹偉大貌

豐而見骨微鬚音如洪鐘正統辛酉舉人戊辰進士
歷官庶吉士評事揚州知府江西右布政提學巡撫
右左副都御史南京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吏部
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筮
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毎夜書燈達旦不息倦則暝覺
即誦讀日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業老而
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爲實學不立門戶所業不殊乎
人而衣錦尚絅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任重道遠則
異嘗曰仲尼不爲已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爲
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爲非儻有不合雖先

儒之言不以爲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爲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過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衮職有闕以爲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爲己責思除之君子未用以爲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爲己責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爲己責思黜之故當其時天下之君子敢爲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爲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似伊尹應湯之日及巡撫之時凡惠政之行必先鮮寡其有不決雖懲奄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當路撼之而不搖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廠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琮則勢傾科道者乃皆奏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鵰鶚無聲虎嘯深巖而豺狐遁跡其不倚鮮寡不畏彊禦似仲山甫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舉在荊襄則殲劉千斤石和尚蔣

虎力在雲南則代羅雄而奠螢服在湖州則撫定饑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脅其全活蓋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略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璀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尚書楨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留都時如錢福不與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輒引屬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冊丈又延

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如盧氏耿冢宰裕莆田彭少
宰韶盱江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岳
蘭溪章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琢成弘治
之治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荆襄劇賊我
師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酣都有賊夜入寢所
乃覩書不顧雲南之行險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撫
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恙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似韓
魏公故劉文和公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卒　賜祭
九壇諡曰端毅復　賜祠曰彰德其常宦遊之所立
碑頌德立祠祀焉所著有石渠意見及玩易意見濬

河通志典籍格言介菴奏議石渠文集各若干卷歷代諫議錄一百卷

關西都御史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楨及某官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　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

蹟之勇果云

弘治間　上用常州監生湯棨言其鄉人段銓有古書名截江網盧岐僧院有畫刻緜作羅漢觀音像遣棨馳傳取之王端毅公聞之遂上言大要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瀚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佛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術淸淨寂滅妖怪安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爲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

遲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奔兢之風起天下之事日壞矣　上爲罷義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敷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寛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遂阿順至此比聞鎭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

凡在京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　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為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

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按軍民詞訟某雖有才識可以委用終繫內廷近侍稱之　祖訓條章自有本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

由斯人而變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心　袁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為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紿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盡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恡惜如此人稱公為神明　瑯琊漫抄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自陳上疏曰臣奉　命巡
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
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　朝廷之上
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
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
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但宜樽節一
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
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
乃心憫念民艱毋刁難留毋巧取財物毋多收解
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

參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甚
約併
王增救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
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唐倪
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豊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
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
寅協恭以毘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
想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
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
干者　州道稿

公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必援據
是度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
學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
人又幸得之幷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
學哉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
隘从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見承
務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讀
書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虛齋集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
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

曾買油故每過瓶而號而行慚愧之也後耿公代王
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
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
尊遣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
僱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
石丁寧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京談
曾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
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自
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蓋篤部曰昔張忠定公
行歌三市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衣冠坐廳上戒

閽人謝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輿駕詣之輿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丞下馬同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爲國杜石爲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爲吾兄師者孰可爲吾兄友者又孰可爲汲引而長養成就之者天下事可憂惟此一着可以應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厭加之意焉 魏莊渠與阿巖中書

日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

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能屈巳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曰承勛每待敎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以三原公見素爲法屈巳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國吾兄成巳成物之功也

鄉別於嶺南校謂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
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
誠尚可爲韋弦之助否𤔡齋公既去前所行二政勢
必動搖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弱覺多事矣
覲莊叢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致仕進階特進榮祿大夫贈太保
屠公滽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諱滽字朝宗其先汴人從宋南渡遷淮陰再遷無
錫五世祖諱季始始遷鄞曾祖諱順祖諱子真皆贈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父諱瑜累封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始登第郎以疾乞歸
越五年升外試監察御史壬辰實授勾稽湖廣軍儲
情法兩盡甲午巡按四川革舊弊十事王襄敏十院
令總諸道章奏且薦其可大用辛丑起擢都史加右

僉都御史至乙巳歷遷至右都御史咸語之調掌南
京院事占城國爲安南所侵王子古來奔廣東使愬
於 朝公受往勘移檄安南諭以禍福辭對甚婉因
請停册使俾古來就館受封募健男千人乘海舟二
十護歸國古來以金寶飾器異香奇木爲報公峻却
之國人爲以疏請 上命公受之再辭乃止弘治改
元戊申 命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其地公乞終養
不許督討從賊俘斬數百計 賜白金綵幣己酉
召掌院事庚戌以疾懇辭辛亥乃得請道聞母徐夫
人喪癸丑南院闕廷議以公名 上特命遝掌院進

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災異陳二十事多見采納
華化王罪干倫理頗涉曖昧既遣官覈實逮至京師
辭不服公摘其疑誤稍開其端多所究釋會榮祿公
疾以詩趣歸因復乞終養不許丙辰吏部闕廷薦四
人 上親書公名付內閣陞吏部尚書太子少保如
故公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衰去任者非
大過不去註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
者補之內降頗冗以災異抗奏言甚剴切重違清望
皆成 詔西省麻嵗公率諸大臣力陳不可又以其
見命恭十事早視朝勤聽政其首也丁巳秋滿加太

子太保公以親年踰八十請歸　賜封誥許之戊午

今上在儲官出閣進學加太子太傅進階光祿大
夫勲柱國　賜麒麟服庚申周文端以戶部尚書致
仕公因召對言周經不宜退雖忤　旨不變因乞致
仕特賜勑給驛令有司月給廩粟歲給輿隸歸一年
居父喪乙丑　今上登極以詔例進階特進榮祿大
夫正德戊辰復勑召至京仍以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賜蟒衣玉帶及御製龍文詩歷代通鑑
纂要時逆瑾盜政先有都御史笞辱御史以徼寵倖
瑾以激公公不肯有以私憾族瑾鉤摘兵部尚書劉

公大夏往事爲罪必欲寘之死公委曲調護乃得減
論其他隨事旋斡者尤多瑾意不滿再奪月俸公亦
自度勢不可支復乞致仕以去壬申九月無疾而終
壽七十三　上輟視朝一日贈太保公體貌魁碩器
宇宏闊達治體精法比每值疑事大獄對衆剖藥不
煩竄易然自處謙遜未嘗挾以驕人在吏部嘗援王
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毅與之共事及與兵部
尚書馬端肅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
疏讓之
太宰屠襄惠公滽部堂燕居令掾事官捧硯時公新

衣白綾書滌其人誤傾硯汁猥霑公衣惶懼伏[illegible][illegible]

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為者吾方惡其素白而易汙

也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盞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

假孫眉公于沿途暗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必大加譴

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亦不辱但

難為汝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其人頓首

而退歸管第宅規畫已定前為老嫗敗屋二楹適當

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

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

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

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惸惸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毋恐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買販耕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郎如是幸甚但煩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築新二錠凡重二十四兩評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遮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釋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illegible]嫗何故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鄭洞雲張僉[illegible]

請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聽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請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豈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遂拙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盡入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弟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忻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

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

吏部尚書倪文毅公岳傳　吳寛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於錢塘因初詔徙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今爲上元人自啓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　命祀北嶽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因名曰岳即公公生而瓌頭迥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考吏將赴吏部試戲出

[illegible]詞為建令尉時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
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
鄉試為怨家中傷讁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
勤旣長文僖擇日筮賓爲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羡自
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
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爲庶吉士績學翰林預修　英
宗實錄成化乙酉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
僖用詔恩復學士[illegible]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為榮後
文僖擢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
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侍讀明年選充經筵講官

於是文傳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竟遭喪服除還任適　今上爲　皇太子講學春官詔輯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士甲辰充春官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經筵進講弘治戊申爲　今上即位改元之歳進左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己未再改兵部賜勑參贊機務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岸目光炯炯稚匆偉然望之如神天資明敏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古義附時

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上
屢屬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
即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賢相合禮若
國朝自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
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
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
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
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
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
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
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
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知禮者
皆以其言爲然奏上　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

漢孔射代庭

云㫺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政公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於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進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幾尚書耿公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率勸　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

之分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額外設官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爲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卽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叠發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也又勸　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來買胡邀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撮引經史爲證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

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爲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閣之既以政事爲已任士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司看詳行之公既有才具部事益備人以爲不足爲竟改任自永樂間遷都於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留後而以兵部尚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爲重人以公爲宜一時武

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　命公居崇則能鑒
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
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
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昃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
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
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
以疾不起矣年五十八疾革侍憒口喃喃猶及與旁
事恭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惓惓之
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郛夫人能盡子道

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於親戚故舊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笞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卒之日人莫不痛惜之　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公娶盧氏生一子天繼娶袁氏無子以弟阜之子霦爲後霦蒙　恩授中書舍人三弟阜登進士第今爲工部郎中寛與公同朝三十年同在翰林同侍春宮頗知公乃因阜等之請爲傳其平生藏於家

論曰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前古當時尤愼簡六部之長欲其綜

習庶務俾三歳更迭為之後旣不行有缺止於轉遷
而巳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
自振迅衆輒相顧而驚以為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
多清望謹長循常襲故之人共奬必至取媚於時如
胡伯始而後巳如文毅公為人挺然任事不少避忌
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國朝父子為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
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傳　王世貞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及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才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傅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羣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金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起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小敚戢人為謠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

御虜四功

卿丁父憂歸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　詔遣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卽家起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遞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而伏羌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徼其歸路戰死衆懼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為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衆始

得不敢文升復言於項忠益焚城旁草及斷汲路賊
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
要領而文升復繼之滿璹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等復
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爲閒
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
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
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斂戰骨悉
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
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
軍餘火蝎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爲劫掠文

升悉捕滅之城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三十餘曹虜
狡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
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
後設法轉餉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
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
將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凉軍
夏三鎭軍務虜冦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
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冦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
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
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遂

進兵平歎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餉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遷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而爲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其貞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僧晳其都督産察使繫答散赤哈根之乃率所部

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鬬皷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
郤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
廷昔誅董山銚不平因嚮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
掠鳳集諸堡皷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偕格
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嚮其使走之撫
順所白其狀皷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
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
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爲言於上遣太監懷恩覃
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
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

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慽於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虜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快已欲自出以爲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而亦陽從納然銜其敵體且無所徼而陳鉞

則飭廚傳盛為供張見直叩頭便辭左右儀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御事而直則已密疏言文升貴激之變於是復借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而文升得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冤之汪直既傾文升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鉞厚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緱謙之為朘人益稱之亡何遷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文升至而

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石舟
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
貸且平糶糴而毋流莩名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
方困用兵恩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酋不即
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推遣官勘處
而已卒無他虞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
文升而間之　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
政爲一新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
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坐聽講於
彝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帛寶鈔　上躬耕耤田與

行九推禮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褻語文升正
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而
褻語何爲哉逡巡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喜以方
士鄧常恩言謗　先帝於嶽鎮海瀆俱立碑爲隱語
下眞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於官從
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刑獄禁摭拾嚴考
覈申命令廣儲蓄驅術士淸僧道節財用皆鑿鑿中
窾　上皆爲嘉納時　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
豫選二妃以廣儲副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
亦言之乃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游作文升上

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獨採辦銀課與額外盡税　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聚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瞥文升門又飛書誣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　優詔不許爾文升有小疾而爾小王子以數萬騎犯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

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　賜上尊脯饈因問計文
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
備而楊聲遏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
足歷　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析
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果
還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
為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
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
升請亟　勑撫臣發廩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

請馬政弊甚苦孳生寄養者復請殺羸減定其額著爲令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　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　聖功得論德王鏊等十餘人有　旨傳陞書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詔此　先朝弊孔賴　上初望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侵有司請蘇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爲停弗行貴州苗叛文升

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畨
遂平西虜數入寇甘凉文升請使遊擊將軍魯麟擊
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為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
虜乃退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　文皇帝寵其
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
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嘗因為吐魯番酋鎖
檀阿力所擒國人畜併[illegible]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
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
為忠順王塡之阿黑麻怨明賞薄陝巴賤種也何得
王哈密復輕兵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

號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
貢使寫亦滿迷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
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
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七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
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
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
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
陜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遣其貢使酬以少金帛
而哈密復安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
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上言

闕費軍餉於役甚矣不可復相苦楚蜀災亦不勝採
伐而三廠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借薪薪其價可以
費工匠木石費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
報可替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歡甚
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　賜錦幣亦優等而北虜火
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　名對便殿　賜
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
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
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訌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
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

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
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共切陝利
弊者取回織造絨中官停止不急征斂　上卽行
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諍之
切　上謝詔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斂倪
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　上
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
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　陛下
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
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

給事中吳舜王蓁自以與吳嘗斥因先事誣論文升
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縣王議家
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　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
無聞盲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參政者縣
書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設伏邀擊大破之殺獲且
畫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
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
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讎者名為我也且蠻夷自相殺
而我乃為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
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以盡歸猛

當十七案徵當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　諸陵廟文升因
悉致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已又條汰冗
員育人才恤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
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　優詔嘉納始文升之
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而劇
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
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籍
者彈疏列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　天子
亦嚴而爲之迫任兵部久屢警克斥不能盡得諸少

奉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示儉　天子方倚
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
不少讓矣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
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諸大禮皆
預與劉健首面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
上即大位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
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
莊田租課者文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
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
促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　上最慎名

春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豁革晉河間靜海　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
太后兩宮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請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黜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進乃剔選入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慚恚誣文升抗　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文升請文升因乞骸不許當是時丸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覬之會是人焦[illegible]

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繼剛而廣怏怏不欲行流
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
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請兵部尚書劉大夏
刑部尚書閔珪諫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
賢者狙繼亦懇歸而景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勑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
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嘖嘖以爲冒庆覩
傳不能過也歸後又三年而景芳猶修郤構於中貴
人瑾用小怏㑹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
亦敗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

柱國太師丈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鋑亂河南行剽
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
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
磨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
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許公進墓誌銘　　　景　賜

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崖姓許氏河南靈寶人系出周
太叔至隋楚州刺史法光生唐譙州公紹紹生圉師
爲左相圉師生力士洛州長史力士生欽寂欽寂生
輔乾海東慰勞使輔乾生緈同州刺史因家同州經
生充一充一生田田生承宣宋給事中承宣生大用
用予滑士待用生巨圭舉進士巨圭生宗郁官員外
郎宗生才舉進士贈少傅才生航端明殿學士航生
東遷長安東生群群生佐僉大定中進士佐生炳軍

千戸綱生康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鞏昌愛其風土
秀是遂卜居米村壽成生木本生巫俱百戸玉生五
五生九九娶何氏生仕信仕信娶同邑禮部員外郎
陳康女生實實娶熊氏生安定敎諭娶何氏生公十
歲讀敎諭公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
丙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按治甘肅俱克樹風裁太
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御史强珍劾之直誣
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羈中不出入多危公已而
得 旨珍謫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摘發直假
錄之獄 憲廟是之遂禁緝訪官校直怒公竟以章

疏字訥菴之杖於朝幾殆壬寅擢山東按察副使君
鄉試監臨官司事者欲私一貴介公堅不可乃止東
昌武弁子懐金歸與所厚生遇飲於酒家暮散武弁
子被殺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拷掠即誣伏公知其
冤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通名
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酒家以殺之次
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即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人以
爲神明焉其他類此者甚多弘治戊申遷廣西按察
使未幾推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屢條陳
邊事　上多從之武邑王聰沐兇縱不檢公奏黜爲

歷人太監石巖貪暴公劾之巖廣銜公誣公擅用[illegible]
謫兗州知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時北虜大寇甘凉
以公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處得宜屢有斬獲
邊陲遂安哈密舊爲羈縻番屬捍禦西戎與土魯番
構隙其酋牙蘭逐忠順王陝巴而據其城池爲患幾
二十年公遣人於罕東赤斤等處宣布恩威時加犒
賚得其歡心爭爲用命乃統官軍至肅州命副總兵
彭清出嘉峪關調赤斤罕東等處兵馬聲援直抵哈
密克復故城城破之日城中土人爲牙蘭脅從者八
百人聞兵至懼誅登高塋不下公開諭之始下當時

有欲居之以闘功者公不從卒得全活丙辰遷右副
都御史廵撫陝西丁巳　召爲戸部右侍郎進左侍
郎　賜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考皆如其官贈祖妣
妣配張氏封繼高氏俱爲淑人蔭孫一人爲國子生
刑部主事鄭嶽無罪下獄公爲疏雪之彗星見公與
周司徒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冗費等事庚申北
虜寇大同　上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事
法令嚴峻忻懽貫竟坐奏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公
歸築東崖構舍遊息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
薦凡四十餘疏正德乙丑乃起公未行改兵部左侍

郎提督京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　賜蟒衣上疏勸
上勤學問戒遊逸　上嘉納之每於閫營操練必
指授方略而南北各邊事機處置周悉凡權貴請託
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　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賊瑾秉政與公不協誣以他事令
致仕久之又令冠帶閒住庚午八月十八日卒於正
寢殮時聞空中有聲如雷先是有流火入宅葢不偶
也享年七十有四賊瑾敗　朝廷用言者復公官遣
官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配張氏邑處士張本女有
賢行先卒繼配高氏側室翟氏子男八人日詔張出

舉人早卒曰誥給事中改檢討出爲全州判官曰讀
御史改編修出爲臨淄知縣曰記曰詩邑庠生曰詞
曰論俱高出曰誌翟出公器宇魁梧賦性端方肆力
經史作詩文舂容典雅性至孝嘗承歡論公庭訓提
破指甲後每舉指輒感泣不已事二兄敬愛兼至家
素饒裕而自奉儉約甚惡貪婪歷官垂四十年氷蘗
之聲始終一節議者謂公剛方正大縉紳鮮儔其遏
功類韓琦明斷類包拯立朝大節凛凛不屈類唐介
晚年退而不用用而未究人以爲歉然祿位名壽兼
備子孫蕃衍科第不乏天之所以報公者未有艾也

所著有東崖集憲臺議平番始末諸作

張綵

張綵安定人舉弘治中進士授吏部主事選員外郎再遷文選郎中綵內負文武略而傲愎自信不護小短人咸大期之偶與一給事中忤露章劾綵罪格不行綵即移病歸里久之楊一淸總制三邊力薦綵自代而劉瑾其鄉人也又素聞綵名因著令曰病過期不愈者斥爲民綵迫乃就道旣見瑾高冠鮮衣貌白皙長偉鬚髯蔚然瑾之又詞辯泉湧瑾大敬愛執手移坐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即日擢文選郎中某內批綵代之綵自是勠心於瑾矣尚書許進稍

中立微欲爲與同瑾惡之綵因媒孽去進尚書劉宇
代宇故瑾門人也益降卑言色接綵綵嘗抱案立語
宇俯僂不敢當文選半歲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踰
月擢吏部左侍郎瑾遂欲大貴綵命劉宇入閣綵代
之歲中自郎署首六卿僚友如故惴惴進左右白事
綵厲色以所假劉瑾嘗出休沐六卿往候晨至晡未
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閤飲數杯乃出揖衆入衆
以是益患畏綵所以見綵如瑾禮郡國守相饋遺金
帛奇寶相望途巷間綵亦時別所餘不全納而性特
漁色溫守劉介其鄉人也治郡以善狀而新續妻國

色繇徵知之特擢介太常少卿拜日感服晉京謝往
謁介曰子何以報我介皇恐感謝一身外皆以奉公
繇下拜曰命之矣即有房與入內宅金來絢爛勝婢
將百擁妻出就與去如夙介錯愕揮涕而已繇尋遷
介千金為壽又聞平陽守張恕妾美索之不許乃中
恕可禍俾適戍剡璫檄擢久飫於斯稍厭繇乘間勸
門公亦知財所自乎非盜縣官帑即剝索小民且彼
償公爲自厚入公者十不一而怨且十及公何以謝
之璫大悅命少監李宣指揮趙良使還償璫二萬金
瑾聞收金上承運庫宣良咸貶斥有差於是中外人

或稱綵能道瑾善云時綵恃瑾故見內閣臣絕不爲禮間有所托徇亦不允而焦芳亦厚其客段炅炅見綵勢盛即轉投綵相與搆芳於瑾逐之歸內閣人人愁綵也會劉瑾伏誅併逮綵下獄論誅及獄具瘐死仍磔其屍妻子徙嶺表

陸完

完字全卿長洲人也自有傳完爲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重之時相名預曲宴㑹取金壺盃器贈完且指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絜之以疑也完旣入兵部王求酒酣地曰全卿德我哉先是寧獻王移國南昌革創来給護衛兵王乃大遺完金寶上章援祖訓請復議衛完依違不能拂遂與之後王反捜得狀下完獄具論次 新天子即位末減戍南中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衍少師王公瓊神道碑銘　　霍韜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三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癸巳公生於太原之晉館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號晉溪邑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楷書五歲邑尹舉奇童八歲通尚書成化庚子舉於鄉甲辰舉進士乙巳授工部屯田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薪廠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參政辛酉居冊學公喪癸亥冬起復河南參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政丙寅夏陞右

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部右侍郎戊辰正月改
吏部右侍郎官璫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挽不肯
三缺卒用公璫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任
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
內山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
免不許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
月改兵部尚書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論公
乞避位不許九月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
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
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

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辭不許戊寅二月乞歸不許己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八月宸濠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御史獄謫戍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於位公先子靜學公師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親履實用不飾校言業舉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薛白巖王虎谷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則倣亦原學力觀其施為救濟無一

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
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於都水郎歲久
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公與漕務
中勅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先是河防埽草積歛
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踰年埽用
益嬴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嬴銀
三萬有奇都御史議移補軍餉公曰河漕重務費缺
就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執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葦
學舍公檄縣官曰急舁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公識
體且曰公力定穀足以有執也公治漕三年凡漕河

里步近邇闕座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公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敝公涖淮撤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摩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貧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為聚勦捕之鹽敝為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曰輸粟法行邊卒可無饑也巳公理戶部邊餉乞糧草則屈指計日某倉庫糧幾何某場庫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采秋青草幾何用芻饒也何重索邊帥愕愕服公明察不

敢旗乞公謚兵部題報至公坐衙日某大帥出某地

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

某兵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勲又曰諸凡

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

千里如對面轍復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勲

宸濠反闚朝士悍駭持兩端陰卜成敗為從違不敢

直名曰濠反又曰有故事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

宸濠捷奏

期成擒又曰王守仁兵上遊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

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

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趙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

防江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
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泰
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庭光鎮
浙叢蘭鎮儀眞過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陽
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獄禮部主事梁焯語
焯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矻矻
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
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
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倘出邊嚴兵如有識夫曰
將據國也禍且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

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閫河間近保京師惟㮣
香督又於大名武定權設兵備副使二人鎭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貢嚴兵要害
爲
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
時察奸究是時　乘輿出邊逾年無虞警京師至於
還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鎭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
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祖訓在緩默
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
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豪

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朝臣陰主
爲大學士梁儲力沮議大學士李時語韜曰儲有社
稷功外人無知者謂是也是時梁公執議於內王公
正議於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
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勳進秩二級公曰左
都督上無級也批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
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由兵部議請乃勅吏部
例也彬泰實倖倖借兵部議爲地公執議雖不能沮
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
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覲都下洶洶云江彬

謀逆召九卿往居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請覲
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
覲王事梁焯語韜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
晉溪不畏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
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憚
邪謀可遏兵部尚書笣爾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
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條將士望彬雖有謀
不得逞此大臣制變之略也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
由戶部任兵部由兵部轉吏部復由謫戍起總制再
入吏部勲績不畢書獨書數略節取其足法者云爾

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寘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淡何罪或曰結交宦侍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曰古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書勑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勑行而已矣無濫敍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勑富容彬泰等封勑自內閣無關兵部如口依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俘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

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日軍功蓋塵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御史范鏞擅用贓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放河淮川蜀之大勳與議偕焉哈密叛釁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遷公部秩乃曰公贓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於朝公再任吏部韶守母太夫人喪歸竟不面公公薨公子朝立委撰神道碑銘且曰知公心跡惟韶爲悉也乃著其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終